

毛澤東
陳紹禹
洛甫著



關於救國問題

解放社出版

關於團結救國問題

著

者

毛

澤

東

陳

紹

禹

洛

甫

出版者

解

放

社

實價每冊一角二分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目 錄

- 一、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毛澤東（一）
- 二、挽救時局的關鍵……………陳紹禹（一八）
- 三、與美國合衆社記者白得恩先生的談話……………陳紹禹（二八）
- 四、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洛甫（三五）

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

——論抗戰與國共關係

問題一：蘇聯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一黨專政嗎？

答：蘇聯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即工農社會主義的國家，但不是以黨專政的國家；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階級的專政與黨的專政是有分別的東西，黨只是階級的最覺悟的一部份人的組織，黨應當而且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起領導作用，黨不應當而且不能代替階級去實行專政。因此，蘇聯的政治制度的創造者列寧斯大林從來未曾將黨的專政與階級專政問題混為一談，而他們有時借用所謂黨的「專政」這個名詞時，不過是指的黨在國家系統中的領導作用這一點而已。爲的使你明瞭和相信我的這種說法，我樂於將列寧和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介紹一點給你。爲的記憶和了解的便利，我特將斯大林所著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這本書上對這個問題所引證列寧的意見和他自己的意見介紹一點給你。在這本書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這一段中，斯大林曾將列寧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加以詳明的發揮，例如他說：

「比方，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黨領導作用應最高的表現，這事實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的或其他的羣衆組織，在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

或組織問題的時候，都要根據黨底指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牠的先鋒隊底「專政」，是牠的黨底「專政」。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領導力量。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田納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并不完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一樣。他認為，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的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是遭受着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自己的人才的時候，工人政黨底最大的特點，正是在于這政黨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只能團結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在無論那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祇能佔全體工人底少數。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才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而如果用田納爾同志說他是政黨底仇敵，而同時又主張由工人階級中少數最有組織的和最革命的分分子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有什麼意見分歧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可是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底專政和黨底領導作用（黨底「專政」）之間放一個等號呢？可以將前者與後者看成一個東西呢？可以將後者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當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蘇林同志就說過「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請參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十五頁）。這個說法顯然是把「黨底專政」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成一個東西。從列寧主義底

立場上看來，可不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是不可以的。」

由此可見，蘇聯實行的是工人階級的專政，而不是共產黨的專政，把階級的專政和黨的專政混爲一談，是既不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又不合乎蘇聯的實際。我想，對蘇聯這方面問題的了解，蘇聯政治制度創造者列寧斯大林自己的意見是最有權威和最可信的意見。

問題二：雖然蘇聯不是以黨專政，但蘇聯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答：這一方面是由於過去俄國各黨派長期鬥爭中人民意志選擇的結果，即是俄國人從長期歷史鬥爭中厭棄了其他黨派而只擁護共產黨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國家內已沒有其他政黨存在的社會基礎，因而也就沒有其他政黨存在的必要與可能。爲的使您能明瞭和相信我這種說法，最好也還是將斯大林自己關於這個問題的說話介紹給您。蘇聯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這件事實，並非人工捏造或空想或行政命令辦法造成的結果，而是歷史生活所形成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中，說得很明白，他說：

『我們共產黨的地位，在國內唯一的公開政黨的地位（一黨獨斷的地位），並不是隨意造作而成的，也不是有意空想出來的。這個地位決不是故意造作地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所能造成的。我們共產黨的領導是從實際生活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是在歷史上逐漸形成的，這是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黨完全破產而下台的結果。』

在蘇聯，除共產黨以外，無其他政黨存在的社會基礎，無其他政黨存在的必要和可能，關於這一點，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關於蘇聯新憲法的報告中，特別解釋過，他說：

「末了，還有一類批評家：如果上邊所述的一類批評家，責備蘇聯憲法草案是放棄工人階級專政，那末，這一類批評家，恰恰相反，他們責備蘇聯憲法草案，說它絲毫沒有改變蘇聯的現狀，說牠沒有放棄工人階級專政，沒有容許各種政黨的自由，仍保存着今日共產黨在蘇聯的領導地位依然有效。同時，這一類批評家認為蘇聯各種政黨沒有自由，乃是違犯民主主義基礎的一個標誌。」

「我承認蘇聯新憲法草案的確仍保留着工人階級專政的制度依然有效，同樣也保全着蘇聯共產黨目前的領導地位，而毫無變更。如果可敬的批評家，認為這是蘇聯憲法草案的缺點，那末，只能對這一點表示惋惜而已。我們布爾什維克，却認為這是蘇聯憲法草案的優點。」

「至於各種政黨的自由，那末，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觀點略有不同。政黨是社會階級的一部分，是社會階級的先鋒部隊。只有在有着對抗階級，其利益互相敵對，彼此不能調和的社會裏面，換一句話說，只有在有資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農民，有富農和貧農等等社會裏面，才能談到數個政黨和政黨的自由的存在。在蘇聯，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等這一類階級，早已沒有了。現在蘇聯只有兩個階層，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層的利益，不僅不彼此敵對，而且恰恰相反，是互相融洽的。因之，在蘇聯並沒有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因之，也沒有這些政黨自由的基礎。在蘇

聯，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即勇敢和澈底保障工農利益的共產黨，才能存在。牠對於這兩個階層的利益，保護得並不壞，這一點未必有人可以發生懷疑的。

「人們都說民主，可是什麼是民主呢？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有彼此對抗的階級，那裏的民主，歸根到底，乃是對於有勢力的民主，乃是對於有財產的少數人的民主。在蘇聯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對於勞動者的民主，亦即對於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見，違犯民主主義原則的，並不是蘇聯新憲法，而是資產階級的憲法。因此，我認為蘇聯憲法，乃是世界上唯一澈底民主的憲法。」

由此可見，一黨存在的事實，只有在這黨以外的其他黨派已在革命過程中完全為人民大眾所鄙棄所推倒和沒有其他黨派存在的社會基礎的國家——如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樣，才能夠真正形成和做到。

問題三：為什麼德國意大利都能實行一黨專政呢？

答：首先必須把國內一黨掌握政權與一國內是否真只有一黨存在的問題分別清楚。在德意兩國的確只有一個政黨掌握政權，但這不是說，在這些國家裏只有一個當權的政黨存在，在德國，固然今天當權的只有法西斯主義的國社黨，但是，在法西斯黨上台執政以前的其他各政黨——曾在末次（一九三三年）國會選舉時擁有千百萬選民的社會民主黨，擁有五六百萬選民的共產黨，擁有數百萬選民和有歷史傳統的各種擁護民主制度的資產階級各黨派——都是繼續存在着和活動着，不過是不公開不合

法的存在和活動着而已。請任何人到德國的城市農村裏去仔細考察一下，他便立刻可以看出集中監獄裏雖然囚禁着幾十萬反政府黨派的份子，但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一切擁護民主政治反對法西斯專政的黨派，都還潛在地英勇地奮鬥着，他們祕密地出版自己的報紙雜誌，他們艱苦地進行教育和組織民衆的工作。在法國，捷克斯拉夫，比利時等國的德國政治僑民正聯合國內自己的黨派，爲建立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擁護民主政治的人民陣線；在社會民主國際（即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領導機關裏，均坐有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的代表。意大利的情形和德國沒有兩樣，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一切民主主義的黨派，同樣英勇地祕密地進行反法西斯黨的活動，這些黨派的代表，同樣地在國內外進行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和社會民主黨代表，同樣在第三國際和第二國際領導機關內佔着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見，如果說在德意兩國內只有一黨掌握政權，只有一黨有合法地位，這是對的，如果說在這些國家內只有法西斯蒂黨存在，那就完全不合事實。

問題四：有些人說：現在國民黨應該實行「一黨專政」，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呢？

答：對這個問題，我可以分兩方面來回答您：

第一，如果您所說的「一黨專政」，是指國民黨一黨掌握國民政府政權而言，那末，今天這是已成的事實，因爲，誰都知道，在國民政府內負責的只有國民黨黨員，或國民黨自願指定的人物，中國

的其他各黨派，現在還均無代表參加政府。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國民黨以外的我國第二個大的政黨，我們今天並不要求參加政府。關於這一點，我們黨的領導人陳紹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美國記者白得恩先生的談話當中，以及我們黨的另一領導人張聞天（即洛甫）同志，在「解放」二十八期所發表的「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一文中，已經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懇切地聲明過。關於這一點，我可再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作一次鄭重聲明：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但我們現在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

第二，一黨掌握國家政權的所謂「一黨執政」，并不一定要採取「專政」的辦法；如果，所謂「一黨專政」的辦法，實際就是等於國民黨過去十年所實行的政策。那我以為有考慮的必要。在我看來，今天國民黨雖可以維持一黨掌握政權的局面，但為的集中抗日救國的人材和表現抗日救國的民意，似應當採取相當的民主辦法，當然這些民主辦法是絕對有利抗戰的民主辦法，是絕對鞏固政府和更增加人民對政府擁護信任的民主辦法。

問題五：現在有人說，國民黨應該再實行「黨外無黨」的政策。換句話說，即是不允許國民黨以外有任何其他政黨合法存在的政策，先生對此問題有何意見？

答：只允許國民黨一黨合法存在，不僅不承認共產黨和其他政黨（國家主義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等）的合法存在地位，而且企圖以武裝力量去消滅國民黨以外的其他黨派，這在中國不僅不是什麼新

的理論，而且是曾經實行過十年的舊的事實。然而這個事實的慘痛結果是：不僅內部紛爭不已，而且招致來空前未有的外患。十年來中國實際政治生活的痛苦的經驗告訴我們：國民黨企圖用武力消滅其他黨派的政策，已經遭受失敗；同時，中共在中國現有條件下企圖造成一黨領導的政權，也未收到預期的效果。第一次因國共合作而取得北伐勝利的經驗，十年來因國共分裂而形成嚴重民族危機的事實，教訓了國共兩黨同志和全中國人民一件苦的真理，即是中國統一局面造成的真實有效辦法，不是以某一黨派反對或企圖消滅另一黨派的內爭，而是把各黨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礎上，形成民族統一戰綫——首先是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六個月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實行對日抗戰的根本前提，便是由于國內民族力量的團結和統一；而我國民族力量團結和統一的具體方式和具體內容，便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各黨派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即是國共兩黨不僅相互拋棄了過去互不承認和互相對立的立場，而且在抗日救國基礎上實行攜手合作，即是國民黨放棄過去否認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立場，實行一切抗日黨派團結禦侮的方針；共產黨和其他反日的黨派也放棄過去反對國民黨的立場，實行與國民黨合作，去進行抗日救國的共同事業。由此可見各黨派力量結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中國對日抗戰的必要前提，沒有這個前提，破壞了這個前提，便是實際上使中國繼續內亂，中國一有內亂，便無法繼續對日抗戰，這是顯而易見人所公認的真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日本法西斯軍閥於軍事侵略之外，時刻企圖使用「以華制華」的毒計，首先是企圖再挑撥中國各黨派之間的內爭，以便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由此可見今天有些人宣揚的不許國民黨以外的任何政黨存在的理論，實際上是

中國歷史事實已經否定了的理論，是使中國回復到團結抗戰以前的紛爭局面的企圖。同時就是使中國已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形成的統一局面不能繼續，因而也就是使中國再形成無力對日抗戰的局面。因此，無論宣揚這種理論的人，口頭上如何空喊「國家統一」，如果他們的理論不幸而見諸實行，實際上所得的結果，一定是破壞今日既經形成的統一局面；因而無論宣揚這種理論的人，口頭上如何高呼「抗日」。如果他們的理論不幸而見諸實行，實際上所得的結果，一定是破壞抗日團結，使對日抗戰不能繼續。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深信：這種藉統一之名而行有害統一之實的理論，這種藉抗日之名而實行有害抗日之實的理論，這種實際上要使中國退回到國內團結一致對外以前的悲慘局面的理論，一定會受到愛國人民的反對，一定會受到全國抗戰軍隊的否認，同時也就一定會受到國民黨的賢明領袖人物和一切爲國爲民而願繼續抗日的國民黨同志們的斥責和厭棄。這是毫不足奇的，首先因爲這種理論完全不合於實際，違反着實際。這些人說：國民黨之外，如其他黨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地位，便因黨爭而妨礙抗日；事實的證明是：原來只許國民黨一黨合法存在而不許其他政黨有合法地位時，中國確實有極大的黨派內爭，以致中國未曾抗日——頂多也不過局部抗日，以致中國無力進行全面的對日抗戰；恰恰相反，當國民黨一允許其他政黨有合法存在地位并與其他政黨合作時，中國的確停止了內戰，消釋了黨爭，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國家政權和軍隊的統一局面；因而才能進行空前未有的神聖的民族自衛戰，以保障民族的生存和爭取民族的解放。這些人說：國民黨以外，如允許其他政黨有合法存在地位時，則多黨合法存在的事實，便成爲妨礙國家統一和破壞國家統一的因素；中國的事實證明是

· 只國民黨一黨有合法地位而同時不許其他政黨有合法地位時，國內紛亂到不斷的國內戰爭；恰恰相反，國民黨一允許其他政黨有合法存在地位時，國內統一的局面立見，各政黨之間，對某些問題即有爭論，也絕不會用武器作批評，頂多也不過相互以友誼的批評作武器；英美法比瑞典等國的事實證明：多黨合法存在的事實，絕未曾妨礙或破壞這些國家的統一。由此可見，要允許國民黨一黨合法存在，中國才能統一才能抗日的理論，是不合中國實際生活的理論，是使中國既不能真正統一，又不能真正抗日的理論，這種理論絕不能為中國愛護統一和堅決抗日的國民所接受。

問題六：現在有人說共產黨既宣佈相信三民主義，便不能再相信共產主義，先生對此問題的意見怎樣？

答：首先我要聲明的是，有些人說共產黨員宣佈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就是等於放棄自己的共產主義的信仰，我可以再一次正式代表我們的黨鄭重聲明：這只是撥弄是非者的謠言，這絕不合乎事實。我們是共產黨員，我們宣佈願意與國民黨同志們一起去為中山先生的未竟的革命事業——即為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的三民主義的事業而奮鬥，同時，我們絕不會放棄我們自己虔信多年並為之犧牲奮鬥多年的共產主義。其次，有人說，如果你們宣佈為三民主義實現而奮鬥，同時又信仰共產主義，這便不合乎三民主義的立場，因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根本不相容，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再一次鄭重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對的。這種說法完全既不合乎手創三民主義

和國民黨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的理論和行動，也不合乎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從理論上看起來，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等主要内容，與共產主義所主張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使中國人民達到民族獨立；徹底摧毀封建壓迫，使中國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徹底改造中國經濟制度，使中國人民達到民生幸福，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絕不是不能相容的，因而本黨與國民黨也不是不能合法並存和攜手合作的。關於這一點，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演講中不止一次地明白指示過。例如，在民生主義第二講裏，中山先生公開指責有些國民黨員這種意見的錯誤。他說：「所以一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青年便贊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去實行。到底費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麼樣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為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我們國民黨的舊同志，現在對共產黨生出許多誤會，以為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見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義第二講四十二頁）。由此可見，中山先生公開指國民黨員中有些同志認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是一種誤會。為什麼發生這種誤會呢？中山先生在這段演講裏（即同上全集的四十四頁，四十五頁）特別指明是：一般地是由於這般人不了解三民主義的互相結合性，特別是由於這般人不了解民生主義。因此，在解釋這種原因以後，中山先生在這演講裏繼續說：「為什麼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明白呢？就是由於這一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為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要實行三民主義便夠了，共產主義是不能容納的。然則民生主

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在前一次講演，有一點發明，是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進步，都是以什麼爲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爲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問題不能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一題才是因，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孫中山先生在講演中接下去發問說：「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爲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常有反對三民主義的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即是不能以個人的行爲，便反對全體主義。那麼，我們同志中何以發生這種問題呢？原因就是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麼東西，殊不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從中山先生這段演講裏面，我們應當得出哪些結論來呢？結論應當是：第一，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能夠相容並存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一個很好的朋友關係；第二，認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人，實際上是不懂三民主義的人，特別是不知民生主義爲何物的人，這些人應該是國民黨中的極少數；同樣，認爲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人，實際上也是不了解共產主義的人，特別是不了解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相互

關係的人，這種人也應該是共產黨中的極少數。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中山先生認為這要是某一方面的個人行動，任何一方面不能因此來反對另一方面的全黨及其主義；第三，中山先生認為不僅主張共產主義的人，應該了解三民主義；同時，中山先生指示：主張民生主義的人，也應該細心去研究共產主義。這是一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態度。我們共產黨員非常贊美中山先生這種態度。的確，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思想和主義，不會是某一部份人或某一個黨的專利品，牠應當而且必然歡迎別的任何人 and 任何黨來研究來實行的。我們不僅願意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同樣，我們更歡迎任何人的——首先是國民黨的同志們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來細心研究共產主義。因為我們深信：凡是願意為人類解放事業奮鬥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人，一定會承認馬克思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高理想，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共產主義社會是全人類最美滿最愉快最幸福的社會，絕沒有什麼可怕的东西。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國近代最偉大的革命家中山先生才說：「……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就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與人爭極劇烈的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回復到一種新共產主義時代，才可以解決。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什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碗，到了共產主義，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與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尚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見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義第二講第三十八頁）。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中山先生曾說：「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以

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

從以上所說的一切，您可以看出，在中山先生親手著作的三民主義理論中，絕找不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指示來。至於講到中山先生對這個問題在行動中的表現，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後，中山先生與共產黨員便有着親切的關係，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決心改組國民黨時，便公開與共產黨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是非常親密的，即不僅建立國共兩黨的國民革命聯盟，而且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組織中去，共同担任革命的工作。當時共產黨在全國不過幾百黨員，成立歷史不過幾年，而且共產黨員並以個人資格去加入國民黨，去共同爲國民革命而奮鬥，即在那種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曾向共產黨員提出過除三民主義外不允許同時相信共產主義的要求呢？沒有！即在那種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提出只允許國民黨一黨存在，不允許共產黨同時合法存在的主張呢？沒有！不僅沒有，而且中山先生還堅決反對別人提這種要求和這種主張。這正是中山先生偉大遠見和洞悉實情之處，因爲中山先生深切懂得：任何主義和政黨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絕不是可以強制制止或取消的，古今來爲信仰而殺身成仁的不可勝數，任何有社會基礎和羣衆擁護的組織，絕不是可以強制解散或消滅的，古今來多少革命團體在萬重壓迫極端鎮壓下依然存在和發展。而現今的情形，比之當時，還更不相同，中國共產黨已經有十七年奮鬥的革命歷史，有數十萬黨員，有久經戰鬥的堅強組織，有爲